

不要相信那些谎言
那里没有梦幻的天堂 只有地狱

白色漩涡

宋武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白色漩涡

宋武 著



0379161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白色漩涡

宋武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北京市春华印刷厂 印刷

24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10.625 印张 2 插页

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6000 册

ISBN 7-104-00861-6/I·389 定价:17.80 元



宋威1967年出生于陕西。少年起，钟情诗歌，著有诗集《云游》、《骷髅的舞蹈》，常年漂泊于城乡之间，做过编辑、记者等工作。现致力于长篇小说创作，为自由写匠。

目 录

第一章 炼 狱 (1)

他的心仿佛是在绝望的炼狱中煎熬，
毒品泯灭了他的良知，将他变幻成人形的
魔鬼。

第二章 狼狈为奸 (52)

两个扭动的身形如同鬼影，艰难地穿
过团团迷雾，给凄清的长街平添了一种恐
怖……

第三章 坠落的朝阳 (75)

他把恶魔烧化的白烟吸入口中，转过
身，往床上婴儿的鼻孔吹去、吹去……

第四章 腐烂的生命 (108)

她对即将发生的禽兽般的交媾，厌恶
得要死，便觉得那张微微发胀的脸象一块
死尸的臭肉。

第五章 恶之果 (132)

毒瘾使他终于忍受不住了，他竭力爬
起来，摇摇晃晃地站在床边，狠一狠心，消
除一切念头之后，朝地板上一头载了下去
……

第六章 慈悲的代价 (151)

屋子里沉寂得如同坟地,她感到极端的郁闷,生命似乎停止了,想要动一动身体,以启动心跳和呼吸,却又感到了极端的疲惫。

第七章 阴谋 (186)

“我多想让你入睡,可是我不敢,我既舍不得你的温柔,又怕你一觉醒来会改变思想,而冷落我。”

第八章 邪恶的较量 (233)

三双目光连同黑洞洞的枪口一起转移到他身上,令他不禁胆寒起来。

第九章 恩将仇报 (263)

为了钱,为了得到毒品,他不停地犯罪,哪里还在乎损伤的对象是谁?

第十章 逃生 (277)

他刚跳出窗子,没跑多远,四名警察就紧跟着跳出了窗子,一面往楼下跑,一面把各自枪里的子弹推上了枪膛……

第十一章 求死 (301)

每当放风的时候,他就能听到镣链拖在水泥地上的刺耳声音,这声音是那样地冷酷,声声都仿佛都在叫着一个字:死!死!死……

第一章

炼 狱

寒意逐渐在消退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阵阵和煦的风不时从南方吹来，极轻柔，仿佛圣母温软的巨掌，要送人入睡似的，又不令人察觉。然而，万物恰恰是在此际复苏——

水面上的冰融逝了，漾起微微的波浪，宛然少女腼腆的微笑，是在庆贺消去了一冬的束缚和压抑。游蠕的波纹泛着点点鳞光，远远望去；就象无数的小鱼在欢聚舞蹈；到近前看，又象一条无比的大鱼在摆尾，不禁使人想起美人鱼的故事和她那姣好纯净的容貌。波纹时起时隐。隐没时，水面便映现出岸边瘦枝上新吐的嫩芽，阳光下同样闪闪发光，只是有了些嫩绿，有了些金黄，更象是珠金点缀其间。刚刚回归的燕子顾不得休养它们劳顿的躯体，匆匆加入这歌舞的世界，于半空中发一串脆鸣，俯下来，把敏捷的身影投影在水面上，环绕三周再鸣一声，拖着余音，精灵似的去建筑它们的巢穴，它们从各自的洞穴中探出头来张望。隔年的荒草萌发了新芽，从地下掘起，同大片的麦苗汇成完整的翠绿。——是的，麦苗是翠绿的。它已经抖去了抵御严寒的盔甲，竭力往高处伸长，并且招摇着，大口吞咽下空中的污浊，释放出清新的气息来净化自然，作为回报。空中漂浮着淡淡的幽香，天空一片蔚蓝……

春来了！无论寒冬多么严酷，春天总能如约而至。所有的生命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欢欢喜喜地迎接春的到来。

孟颖作为一个女人，在 27 岁的时候，能够当上县农业银行计信科副科长，的确算是幸运的。她不是依仗钻营舞弊谋到这个位置，而是凭着对工作的认真和自己的能力。至今，上任才三个多月，工作上的压力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使她就有些厌倦了。

象往常一样，下班时，她最后离开办公室。走廊里亮着灯，但已经空荡了，每间办公室的门都紧闭着。她迈动双脚，果断迅捷，落地却几乎无声。边下楼她边计划着应该买些什么菜。

其实，她完全用不着去买菜。冯涛一定去买过菜了，而且可能已经做好了饭，等她回家去吃，但她还是去了菜市，她感到心里怏怏的很郁闷，有些要窒息似的，非得出去呼吸几口新鲜空气、听听人声的嘈杂不可。

出了银行门就可以看到菜市口拥了不少人，她放慢脚步四顾着，散步一样走去。将近菜市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前面不远处一个乞丐正从马路另一边过来。

这是一个有着残疾的老乞丐，褴褛的衣衫几乎成了絮，然而却硬巴巴的，象是浆过了，灰色、黑色、褐色、黄色等等，混迹在上面，无法分辨它的本色；头发有些稀疏，一撮撮粘连一起，雄狮一样炸开着，露出一张污秽不堪的脸面，加之面部肌肉的扭曲，五官也混淆了，就连最易识别的眼睛——因为茫然无光——也难以识别。他的残疾使得他不得不将四肢并用才能够艰难地横向移动，形象极似衰老的猩猩：四肢直立着，屁股撅得老高裸露着；仰起的头仿佛是从背上生出的，由于畸形过度，一张脸越发显得狰狞。此外，他那条奇细的腿扭错了足有九十度，而且，在膝关下不远处似乎还多生了一个关节。他缓缓地挪过来，根本不在乎往来的车辆。这对他已经成了习惯。

当然，司机们更不会把他放在眼里，他们所习惯的是行人为他们让路，再说，他们跑过各地什么样的新奇事没有见过？这机会正好给他们显示高超的驾车技艺。于是，我们便不断看到各种车辆擦着他的身子呼啸而过的惊险场面。

这情形不仅是震惊了孟颖一个人，卖东西的中断了吆喝，买东西的一时竟忘了自己要干什么，连匆忙赶回家的人也都停下了车子，甚至有些人因为什么原因已经错过了，这时又纷纷转回来。但是大家谁也不去接近，瞪大了一双惊奇的眼睛一面观赏，一面情不自禁地交头接耳。陌生的人此刻尽成了相识。每个人脸上都流露出激动的笑意，往日那些深沉、那些豪壮、那些提防全都消失了，完全暴露出一颗猎奇又怯懦的心来，所有喟叹、称奇、评论的声音融汇在一起，将他们牢牢地包裹住烘托着。然而，他们仍然深沉，仍然傲慢，仍然豪壮，仍然提防——全是对着这残疾的老乞丐；没有人想要干点什么，躲得远远的，期待那可怜人有进一步的表演来满足他们虚妄的心。

这时，来了两位轻狂的少年，不知在哪里喝了酒，光脸上红通通的直到脖根，两双眼睛鼓胀着，眼白处爬了些血丝。他们凭借自己青春的莽撞和嘴里的酒气很容易挤到围观者的前列。眼前的情形最初使他们不免感到了先天良知的震动，遗憾的是这良知的力量已经很弱小了，惊异的神色还不待完全浮现出来，就被随后而来的强大的卑劣吞没了，他们不约而同地相视，轻狂的目光互相怂恿，立刻，同时放声狂笑起来。为了显示他们的勇气，接着，又一同离开了人群，大模大样地向那可怜的老乞丐靠近。

老乞丐已经在路边的台阶上坐下了，捡起刚才被一个在母亲怀中的幼儿丢弃的大半个苹果——那上面还留着幼儿嫩

齿的痕迹。原先站在这里观望的男女早已跳到了一边。

“好吃吗？”少年中那个稍胖的弓下身，戏弄地高声问道。

略瘦的一个在他身边嘻嘻地笑，鼻梁上的几颗雀斑欢欣地跳动着。

人群中发出一阵压抑的哄笑，每个人的眉眼都愉快地跳起舞来。他们预感到将继续发生的一定会给他们带来大乐趣大欢喜，也许他们还能嗅到血的腥熏，看到血泊中扭曲的躯体。当然，他们不会为此难过，就象观赏被砍了头的鸡在地上扑腾，只是这一次肯定比看挣扎的鸡新鲜刺激得多——这是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怪物。不过，说实在的他们并不是那么残酷无情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的确不希望看到血，因为他们是文明的，他们只想看看这个怪物象猴子一样被人戏耍的情形。

不用抬头，那少年就知道有无数赞赏的目光正集中在他身上。

老乞丐继续用他那双近似于猴子前肢的脏手笨拙地将苹果托在嘴前，细致地啃咬着，似乎周围发生的一切都与 he 无关。这种旁若无人的态度立刻将少年人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，他们轻狂的心有些被激怒了，但是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们不得不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检点。他们仍然笑着，以此来掩饰自己的尴尬，可他们还是不能摆脱，这从他们那别扭的笑容不难看出。

脸上有雀斑的少年终于耐不住了，伸出一只手不顾厌恶地用指尖将老乞丐双手从嘴前勾开。

人群立刻静默了，想象着那个怪物也许要用他那双爪似的手向少年猛烈攻击。他们心里在为这一对不太谨慎的少年捏着把汗，紧张中听到少年微带凶恶的声音：

“不说不准吃！——好吃吗？”

老乞丐仍然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，待那只娇贵的小手从他手腕拿开后，苹果重又被他送到嘴边。

少年人从未受过如此的轻蔑，嘴角的笑僵滞在那里，微微抽搐着，恼怒在胸中冲撞，正要奔放，被同伴的解嘲抚慰了。

“白痴，这是个白痴……”

两少年相携着灰溜溜挤出了人群。

人群也乏味了，仿佛受了谁的愚弄——他们当然不愿承认是受了自己卑贱欲念地愚弄——枯燥地立在原地面面相觑，

终于悻悻地慢慢走散，不愿往老乞丐瞥上一眼。

间隔孟颖和老乞丐的只剩下距离。她看着无人注意，从钱包里抽出一张伍元的钞票，一步步缓缓走过去，恐惧和惊愕使得她的心跳得慌慌的。

突然，她又停住了。她看到一位裹着灰头巾的老太太从对面直直地向老乞丐走近。

老太太一手挎着菜篮子，一手牵着个三、四岁的小男孩。到距离老乞丐三米左右的地方，小男孩怎么也不肯照直走了，倾斜了身子要拽着老太太绕过去，一双惊恐的小眼睛一丝不苟地监视着老乞丐的举动。

老太太不得不先随孩子绕过，安排孩子站住，自己又返回身去，从菜篮里摸出两个刚买的热馒头伸到老乞丐面前。

老乞丐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不紧不慢地捧住馒头，挪一挪手，捧得牢实了才递到嘴边，咬下一口边咀嚼，边抬起眼睑瞥了好心人一眼，目光木木的，没有任何神情。

老太太轻微叹息了一声，重新去牵了孩子走开。

小孩眼中的惊恐随着距离的拉开消失了，边走边回头望望老乞丐，又仰起脸问老太太：

“奶奶，为什么给他馒头？”

“他饿了。”老太太似乎在考虑什么问题，不十分经心地答道。

孟颖紧握着折叠得很小的钞票，艰难地迈开步子向乞丐接近，但是，由于勇气不足剩下最后两步的时候，终于闪开身子从他背后逃开了。

这是个不大的菜市场，占了约有一百米长的一条小街。此时来买菜的人不算多，但也不少，几乎全是刚下班的人；卖菜的则尽是小贩，长期占据一方，对这里的一切了如指掌。

孟颖一手握着钱包，一手握着那伍元钱，匆匆地在菜市走了个来回，再回到出口时，才想起自己是来买菜的。想想耽误的时间已经不少，转回身，就近买了块豆腐，买了些芹菜、大蒜，看着旁边有青椒，就打算再买点青椒就回去。

这时，一个看上去有三十多岁的高个子青年从菜市口进来。尽管他身体看上去还算结实，却有些病恹恹的样子：微弓着背、眼中无神、面色苍白昏暗，似乎没有洗净。和这些相映衬的还有他那乱糟糟的胡茬，以及一头刺一样的短发——一眼就能看出是由光头长起来的，未经修理。此外，他嘴角两侧的肌肉十分明显地流露着凶残之气，令人生畏。他身上的灰色西服好象是纯毛的，但是由于主人的不爱惜，已经油渍斑斑，很多地方打了皱，右胸前还有一个窟窿，像是被烟头灼烧的，最令人厌恶的是浸透了油污的一圈衣领，又沾上了厚厚的一层灰。

他的到来引去了菜贩们的小心翼翼的目光，脸上却又作出散漫的表情，随时准备配合收回的目光。他们清楚他是什么人，怕得罪他就连与他对视也不敢。

他像其他人一样缓缓地迈着步子，不住地左顾右盼，不同

的是他所注目的不是各种蔬菜，而是人们的衣兜，尤其那些华贵的衣服，更是他瞄准的对象。他不时凑到某个菜摊上，探头探脑地寻找人们装钱的衣兜。如此显眼的举动却只有菜贩看在眼里——他们自然不愿惹祸上身。

在进入菜市之前，他就碰了一次钉子。那是一位模样很像老干部的男人，当时正在书报摊前浏览，笔挺的中山装上面两个兜都鼓囊囊的。他没费什么就分辨出了哪一个里面是钱，哪一个里面是烟，一只手托起张报纸去遮了装钱的衣兜，另一只手去解钮扣的同时，谦卑地问：“叔，这是个什么字？”没想到那位看上去文质彬彬的老人竟有一双能透视的眼睛，一把打开他的报纸，忿然道：“不用看，贼？”

这个钉子尽管碰得他纳闷、不舒服，他却舒心地笑了，为这特别的幽默，以致于在他初进菜市的时候，脸上的笑还未散去。当然，任何一种笑在他那张病态的脸上，看来都不免有些惨淡。

第二次，他又遭了一对穿皮衣的青年男女的青眼，暗暗将尚未用上的刀片收回火柴盒，被这两双青眼直送到另一个围人较多的菜摊前。

他在人群外闪了几下，瞄准了一个衣兜。因为是妇女的裤兜，他不得不稍微弯下身子，将左手的两根指头稳稳地探进去。做这工作他并不用眼去看，而是用心去监督。他的目光直直地射向对面，正落在菜贩的脸上；使得菜贩心中一惊，下意识地立刻反省自己是否想过要检举，又不小心把这念头流露在了脸上。当他确定没有这可能的時候，又战战兢兢偷着瞥了对方一眼，发现那张脸并没有恶毒的意思，才放了心，虚虚地往一边挪了两小步。这时，他已经脸红了，目光闪烁心慌慌地跳，甚至，还有些自卑地缩了缩身子。似乎做贼的是他，

正被对面的人盯上了。而那位真正的贼的坦然却实在令人难以相信。

目睹这一幕的不仅仅只是这个菜贩。做贼的不知道在他背后已经有很多目光盯上了他，但他也不在乎。那些目光里除了好奇与惊讶之外，很少有愤怒的，即使有，也敢怒不敢言。可笑的是有些愤怒不是针对贼，而是在暗骂那位被偷的女人是“傻×”。尽管有这些不同，还有一点是相同的，那就是他们都怀着观看杂技表演的心理，希望能够清楚地看到那个裤兜里究竟藏了什么宝贝，又怎样被弄出来。这时，他们就有些讨厌那些讨价还价的声音，讨厌那些有眼无珠的从他们面前走过的人。没有一个人想到自己也可能成为那被偷的而心怀同情，更没有谁敢站出来发一声吼——也许只需要一声，那做贼的就会被无数条手臂拿下。然而没有，什么也没有。

人有很多无法理喻、又习以为常的思想和行为，就像这买菜总免不了挑挑捡捡，即使面前的菜全是好的，或者全是糟的。人们从不怀疑自己，也全不在意为此浪费的时间和精力，甚至更多。眼前就是一个鲜活的教训。

孟颖此刻也在这个菜摊边。她挑了一小袋，估计有一斤了，直起腰让菜贩过秤。就在直起腰的一瞬，她无意间看到了发生在对面的罪恶。她像别的人一样胆怯，但她的良知却不能令她像别的人一样视而不见。她正打算凑过去，暗暗提醒那个一心在挑菜的妇女，又无意间瞥了那贼一眼，这一眼使得她脑子里轰然一声，仿佛一团炸药被记忆深层跳出一颗火星引燃了，眼前的一切顷刻间被烟雾弥漫，全都模糊了。

“这不可能——”她心里想，“绝不会是他。他再堕落也不至于到如此不知羞耻的地步。”尽管她这样否定了自己的认识，心里却已经毫不怀疑。虽然这张脸是那么粗糙和死气沉

沉,似乎历尽了人间沧桑,她还是断定他就是那个她曾经热爱过的、也曾经深深爱过她的青年——周文。

“他今年应该只有28岁,而这张脸看上去却老得多。”她心里稍微平静了一些,继续分析着,努力寻找理由来推翻自己的认识。但这毫无意义,她甚至不用再看一眼那张脸。

她身体在微微颤抖着,血液在每根血管里奔流——这全是因为他的存在;她已经感觉到了他的心跳和呼吸,感觉到了他的体温和气息。她无法再怀疑自己的认识了,茫然中重新去打量他。她看出了他脸上那种特别的固执似乎很坚强,其实包裹的是十分脆弱的感情;虽然颓废得有些异样,神气是无法改变的,永远是那种忧郁哀伤的样子。

惊愕只是一瞬间,她很快恢复了正常,发现他的眼睛正直直地盯着自己,以为是被他认出来了,心里又一阵紧缩。她怕他招呼她,给她带来麻烦和耻辱,想要转过身去,目光却像粘上了一样,怎么也摆不脱他那双木然的眼睛。幸好买菜的人并不安份,她被人挤得脚下移了两步,突然发现他的目光仍指在她刚才站过的方向,明白了他其实并没有看到她,心里蓦然轻松了下来。这时,菜贩刚刚告诉了她青椒的份量和所值。她付了钱,抓起青椒匆匆逃离了。

大约就在她逃离的同时,周文的两根手指也从那个裤兜里稳稳地退了出来,指缝间夹着一叠对折的钱票,外面是一张佰元面额的。这不但令他喜出望外,苍白的脸更苍白了一些,就连他背后的观望者也都表现出羡慕的神情。看着那一张张瞠目结舌的面孔,似乎就能听到成片的啧啧声。

周文直起腰将钱握到手心,插入自己裤兜,转身继续往菜市场里面走。走出去五、六步了,那位菜贩的正义感才稍稍抬起头来,急切而又胆怯地用一根手指戳戳被盗的妇女,一面侧目

监视周文，一面很小心地指了指那妇女的裤兜。

妇女马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一只手猛地抓向裤兜，紧接着扭过身去，寻不到一个可疑的人，惊慌中用变了调的声音喊出一个名字，立刻有个留着大胡子的、非常健壮的男人出现在她身边，急急地问她怎么了。

“钱，钱不见了，丢了……”妇女语无论次地说，同时弯下身子，在地上去寻找。

她没法不慌乱，那是刚领到的一个月工资。她丈夫是搞艺术的徒有其表，收入连他自己也吃不饱。

“怎么丢的？”大胡子也慌乱了，把寻找的面积在地上扩大了，还蛮横地拨开挡住他视线的人，没有理会一个被他拨开的人所骂的“傻×”。

不过，他倒是被这一骂提醒了，直起腰左右巡视了一遍，正要破口大骂，目光撞在菜贩脸上，看见他对自己挤眉弄眼，立刻收住口，绝望中见了救星似的哈着腰凑上去。

“那个穿灰西服的高个子。”菜贩做贼一样用手指了指周文很显眼的背影。

大胡子忿忿地丢了句“找死”，就以饿虎扑食的架式大步赶上去。

周围的人被激动了，以为必然有一场好戏可看，心里一面掂量着双方的实力，一面正要跟了去着热闹。却不知为什么，周文突然转过身，毫无表情地迎面走来。人们重新站稳，紧张地看着两个大汉接近。那个告密的菜贩则惶恐起来，以为周文是冲他来的。惶恐中竟不知所措，呆呆地立着，静候灾难临头；隐隐中，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大胡子身上，但愿他能为自己做主。

然而，事态的发展却如周文的转身一样出乎所有人的意

料。

在得到菜贩指证的初时，大胡子的确是有些勇气的，也许他真能够扑上去将周文打倒。可他万万没有料到周文会转身迎面走来。在他还没有搞清周文的意图时，自己的勇气先瓦解了——他毕竟不是一个恶人，对于邪恶的事物因为不了解，临时心虚也是正常的。他的目光遇到周文那张青脸，就像鲜花遭了霜打一样，立刻萎蔫了，并迅速从那张脸上滑开，自己也身不由己地溜到一边，给昂然的周文让开道，等他从身边过去了，才慢慢的转过身，呆立片刻，又回来指着周文的后背问菜贩：

“是不是他？”声音没有一点底气。

菜贩受了一场虚惊，心跳尚未复原，再也不敢招惹是非了，嘴里含含糊糊地不知嘟囔些什么，心里却对这张猿猴似的脸恨恨地喊着“活该”，那声音只有他自己能听到。

如果把人的一生划分为三个阶段——少年、成年、老年——来评判的话，对于周文的少年生活，我们无法按照传统的概念来认定他是不幸的，因为他既不曾缺吃少穿，也不曾有过残疾，更不曾受天灾人祸，何况一双爱他的父母至今仍健在；若是站在高远处俯视他少年时期走过的道路，也许我们连一点坎坷也看不到。于是，我们便无法理解他的现在，甚至，我们不相信看到的是他的经历的。可他的确算是不幸的。假如我们不是只把精力集中在他的形象上，而是拿出一部分去试探他内心的变化过程，倾听那里面隐隐约约的呻吟。

关于他的成长过程，为了防止离题太远，这里只能作最简单的叙述和分析，至于酿成最终不幸的根本原因则无法涉及。

我们还是从他的家庭开始谈起吧。

在他们的家庭里，母亲是绝对的家长。这不仅因为她具